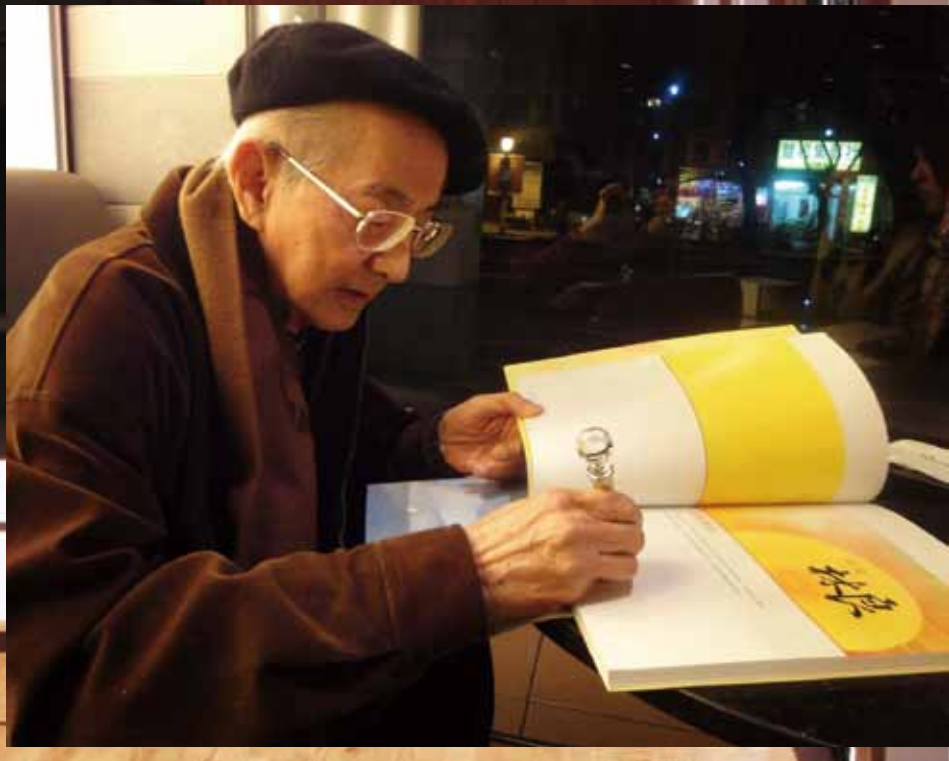
一顆不老的童心

與林良老師相聚在台北

■ 文：鄒蘊晴、馮倩雯



一直以來，在香港的文學界中，兒童文學算不上是個很受重視的範疇。從大學專科教育，到教師的職業訓練，兒童文學課程寥寥可數。然而，跟我們隔着一個海峽的台灣，兒童文學作家卻是人材輩出。當中，年近九十高齡的林良（筆名子敏）一直孜孜不倦，筆耕無休，寫下大量兒童文學作品，既有童詩、散文，也有文學理論，著作包括《小太陽》、《爸爸的十六封信》、《彩虹街》、《淺語的藝術》、《林良爺爺寫童年》等，不但潤澤了無數孩子的心苗，也為有意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人作指路明燈。林良從小喜歡閱讀，在小學時已萌生作家夢。1948年，他加入《國語日報》，主編兒童副刊；2003年獲台灣新聞局頒發新聞局金鼎獎第一屆「終身成就獎」，在兒童文學的貢獻早受肯定。筆者有幸親身到台灣與林良暢談一夜，親炙到這位讀者眼中的兒童文學「巨人」，認識他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堅持着、珍惜着的那顆童心！

林良先生和女兒林瑋女士，照亮兒童文學的天空。

初春的台北，夜涼如水。與林良及其女兒林瑋相處的一個晚上，筆者卻感到身處的小餐室異常暖和。這個晚上，林良頭戴一頂畫家帽，帽子下是一雙彎彎的眼睛和微笑着的嘴巴。「讓你們久等了。」慈愛溫文的語調，笑容可掬的臉容，讓我們這兩個香港來客感受到眼前的就是暖洋洋的「小太陽」！

「台北跟香港變得很近，飛機真正在天上飛可能才三十分鐘。我每次到香港的印象就是：吃一頓飯就到了。」林良的幽默總帶來陣陣笑聲。「我小時候到過香港，坐渡輪到九龍，很愛吃那裏的『魚生粥』。」我們說生魚片粥應該還有，可是渡輪可能將會消失了。「就是說，維多利亞港變窄了嗎？」林良好奇地問，然後聽我們說香港填海的故事，並不時點頭。在他跟前，我們仿佛成了愛說話的孩子，哇啦哇啦的，似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老師。

探索小孩子的語言世界

每次聽到您
下班回家的腳步，
我的快樂，
就像好不容易
完成了一幅拼圖。

爸爸，
我們這個家的拼圖，
是一塊也不能少的。

《爸爸回家》

林良的文字，好像是小孩子直說出來的心聲——淺白、親切、純真。能用大人的筆觸，寫小孩子的心聲，源於他有一顆願意細聽孩子說話的心。「聽小孩子說話，是很有趣的事情。他們講故事的時候，總愛說『然後、然後……』，不用說『然後』的地方也說，很可愛。他們很會變通，有一次問一個小孩子牙齒哪裏痛，他說：『樓上樓下一起痛』，就是說上顎和下顎的牙齒都在疼。」聽罷，我們和林良同時笑了。

「小孩子的思考非常單純，記得一個小孩子跟我辯論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』的問題，我問他：『就算是你對了，是先有雞，後有蛋，那世界上第一隻雞從哪裏來？』他就說：『我媽媽從菜市場買回來。』」又是逗得人笑彎了腰的童言。

林良認為小孩子的感情比較真誠而長久，不大記仇，所以他交了許多「小朋友」做朋友。這些「小朋友長」大了以後，有了自己的小朋友，而這些「小小朋友」又成了林老師的朋友——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「從前我認識一個小孩子，那時他才九歲。有一天他碰到我，問我可知道他幾歲了。他說『林叔叔，我七十多歲了。』」

這些純真的友誼引發林老師對小孩子更深切的關愛。他擔任《國語日報》兒童副刊主編時，同事的孩子每天放學後來等爸爸、媽媽回家，他就和孩子們聊天，聽他們說故事，聽着他們的童言童語。就這樣，他對這些「童話」很感興趣，用甚麼方法跟孩子說話，才能讓他們明白話語不同的意思，是林良常常想的問題。

「童話」的實驗，說淺非淺

林良喜歡探索「童話」世界，常常做有趣的「實驗」。他的女兒，同是兒童文學作家的林瑋女士分享了一些實驗結果：「我的女兒彤彤兩歲半時，我父親問她能不能說說甚麼是『無奈』，她就歎了一口氣說『唉……』。」小孩子從來都是率直、純真的。「父親曾給彤彤唸了一首叫《蝸牛》的詩歌一遍，看她能不能背出來，我就想小孩子怎麼可能背出來，結果她真的能夠。」

動物都說蝸牛慢，蝸牛先生很生氣，
家裏掛滿金牌牌，代表他的好成績。

＊＊＊

族人稱他小羚羊，跑道上的噴射機，
參加蝸牛運動會，賽跑永遠得第一。

「短短幾句詩歌，朗朗上口，童趣無窮，我們到現在還常常掛在嘴邊。」林良從這些「實驗」中理出兒童文學創作心得——淺。運用淺白的文字表達故事，但「不能流於粗俗，不能流於油腔滑調」，還要「注重文字的美感和維護文學的尊嚴」。這些方法聽來顯淺，下筆時卻絕不容易做到。林良特別提到，向小孩子傳達成人的情緒，要率直而顯淺，文字要融入小孩子的情景，激發他們的想像，「比如說『舉案齊眉』，小孩子會聽不懂，『夫妻倆非常和好，互相尊敬』他們就會明白了。」

閱讀源於興趣，興趣源於好奇心

談到台灣的閱讀風氣，筆者感受到林良對推廣兒童閱讀的由衷關切。他提到早年台灣教育部積極提倡兒童閱讀，當時偏遠山地的學校缺乏課外書，教育部便買書送給他們，鼓勵學生閱讀。「學校和家長還合作組織『故事媽媽』，給孩子講故事，增加親子時間，並讓小孩子明白故事和書本是連結的，有助他們認字。」點點滴滴最後滙聚成強大力量，使閱讀風氣得以在台灣開花結果。

林瑋也曾當過「故事媽媽」，為開啟孩子閱讀之門出一分力。「我的孩子讀小學的時候，我總是跟她早一點到學校，向低年級的學生說故事，一直到他們上課為止。」

「小孩子也會受環境影響，看見身邊人都在看書，你唸給我聽，我唸給你聽，會受影響希望自己也能唸給人聽。」林良深信，鼓勵孩子閱讀的最佳方法不在強迫，而在於耳濡目染，誘發他們的好奇心及上進心。「養成閱讀習慣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小朋友會自己『找書讀』，有甚麼問題，就去找書看。如果對火車有興趣，就去找火車的書來看——他們長大之後，對怎樣思考，去解決甚麼困難，也懂得找書來看。」

創作路上的寂寞與堅持

雖然台灣的閱讀風氣普遍較盛，但林良認為此地的兒童文學作家仍要面對很多挑戰，要抱着堅持的態度才能創作下去。

「有時候，兒童文學作家會覺得有點寂寞，因為大家談的都是成人文學，如新詩、散文等，沒有人會談論兒童文學，它就好像被排除到文學的門外。」但默默耕耘，總會帶來曙光。去年，林良得到國家文藝獎，其得獎感言便提到：「評審委員會還提到我的兒童文學創作，把散文寫作和兒童文學創作視為一體，並不把兒童文學排除在文學的門外。這種卓越的研判，令我十分感動。」

「有些父母因為孩子的關係，會關心兒童文學；還有學校的老師，因為孩子閱讀的關係，他們也關心兒童文學……」所以說，兒童文學作家不要怕寂寞。

現代科技發達，也漸漸減少了兒童文學作家的寂寞感。以前林良出版新書，要知道讀者的反應比較困難，但隨着電郵及社交網絡的普及，他便常常收到小讀者的讀後感。林瑋笑說：「學生更曾自製大型手製書，貼上了父親（林良）的兒歌及讀後感，然後在他生日當天寄給他。」這些和讀者之間的互動讓兒童文學作家得到更多鼓勵，愈來愈不寂寞。不管是寂寞不寂寞，找對了路，就堅持往前走。一如林良在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謝詞時，以《駱駝》的「足印」鋪墊他往後的創作心路：

我像沙漠裏的一隻駱駝，
只知道不停往前走，
從來不問，
到了沒有？
到了沒有？

豐富心靈——從創作到人生態度

「在我看來，甚麼年代的孩子都是純真的。」或許現在的孩子比較敢言或自我，但是林良還是「一如故我」的喜歡「一如故我」的孩子。「跟小孩子接近，能夠喚回自己的純真，讓自己變得比較能夠諒解別人，懂得不計較的好處。一般人覺得是非曲直，一定要計較清楚，但是有時候糊塗一點就好，心胸就會開豁一點。」大概林良也是「一如故我」的小孩子。「我把它當作看人的想法，覺得所有人都有像孩子的部分，所有人都很純真可愛。」隨着而來又是熟悉而讓人動心的朗笑。

本社小學課本《新編啟思中國語文》和《啟思語文新天地》都選了林良的作品為教學篇章，圖為前者小二課本內的《白鷺鷥》。

林良一語道出兒童文學創作者應有的追求：「從事寫作的人，都希望能給文壇一些震撼。兒童文學作家生活在另外一種心境中，他們的讀者是孩子，他們為孩子寫可愛的作品，目的只想豐富孩子的心靈。兒童文學作家對於『稱雄』應該有所克制；對於文壇上的榮華富貴，也應該視若浮雲。」能孜孜不倦創作六十年，追求的不是享負盛名，而是為下一代做好心靈建設工程。箇中的滿足感，從林爺爺長掛臉上的笑容，和爽朗的笑聲，讀者該能有所領略和體會。

父親和「小太陽」

林老師愛孩子，對自己的女兒當然也非常疼愛。深受歡迎的《小太陽》說的就是林老師心中的「小太陽」——女兒「櫻櫻」、「琪琪」和「瑋瑋」。在女兒還小的時候，林老師因為稿務繁重，不能常常陪伴女兒，只好在夜裏寫下平常遇到的趣事，跟女兒分享。「寫《小太陽》的時候，我是懷着懷念和內疚的心情。」看着林老師難為情的笑顏，林瑋說：「可能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吧！印象中，他也有一段時間在睡前跟我講故事呢！」

從前的「小太陽」，現在已經是在兒童文學創作路上也照出一道彩虹的作家。「父親對兒童文學的喜愛深深影響着我，無論我有沒有從事創作工作，我始終都是他忠誠的欣賞者。對於我父親，以及對於所有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工作，寫出好作品的好作者，我都欣賞。與父親同在兒童文學的工作圈中，帶給我的影響，除了喜愛兒童文學，並努力學習兒童文學的創作以外，更愉快的是，認識了我父親的好朋友，結交到從年長到年輕的兒童文學工作者，沉浸在愉快的工作氣氛中。」父女之間的深情與默契，盡在不言中。

林良書架

想看看林良的著作？以下是我們的推介！

作品語言自由活潑，以特有的淺語美感織就文章，形塑和諧溫馨的藝術風格。

——林良獲第十六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評語

小太陽能透過雨絲，透過尿布的迷魂陣，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，暖烘烘照射着我們的心。——《小太陽》是林良最家傳戶曉的散文集。書中以幽默、簡明的文筆記錄了他結婚、成家、到成為三女之父的經歷，以及對妻子和女兒們的深情。本書收錄「一間房的家」、「小太陽」、「送別赫丘里斯」、「白雪」四篇散文。

從事兒童文學寫作必然要放棄原有的文字修養，但並非放棄文學的才能。——**《淺語的藝術》**。「淺語」是指兒童聽得懂、看得懂的顯淺語言。林良認為兒童文學不一定要詞藻華麗才吸引人，運用淺白易明的語文教育兒童也是一種藝術。兒童文學作家要靈活運用淺語寫作，其實是一門高深的學問。作家羅葉稱這書是「兒童文學的小聖經」。

「鄰家籬笆上，

一個演奏會

正在進行。

那麼多小喇叭

一齊演奏，

一定很好聽。」——**《牽牛花》**

林良的童詩內容千變萬化，有生活環境的觀察，有大自然的變幻，還有人的感情起伏。當中大多以小孩子的視角來寫，使小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。本書收錄了近四十首詩作，如《城市裏的日子》、《爸爸回家》等著作。

我們養寵物，是為了給牠一個永遠的家。——**「林良爺爺說故事」系列：《給史努比的信》**包含十則動物故事，全書以輕鬆淺白的書寫手法敍述與小動物相處的生活點滴，溫馨有趣。當中的故事精選自二十四年前林良另一本著作《小方舟》，重新配上精美的插畫及排版，使小讀者易於閱讀。